

聖女大德蘭與天主聖言

房志榮¹

本文首先指出天主聖言如何啟發了聖女大德蘭，以此鼓勵信徒向這位大師學習，將聖言當作基督徒生活的源泉。其次，則以大德蘭之名著《靈心城堡》，與老子《道德經》中的「上善若水」作一對談，作者尤其以新約中的若望著作傳統，證明大德蘭所寫的，正是她對這救恩之路的親身體驗。

前 言

每年10月15日，是聖大德蘭貞女兼聖師紀念日。2015年，更慶祝大德蘭誕生五百週年。因此，本文略述教會聖師大德蘭對聖經中天主聖言的深刻體驗，以鼓勵我們跟這位大師學習讀聖經。

大德蘭認為聖經是基督徒生活的源泉，她講聖經的某些詞句，提前運用了梵二《啟示憲章》的一些說法。在大德蘭的眼中，天主聖言不但救人脫離愚蠢、引人悔改歸正，而且給人傾注平安。其中，天主經（主禱文）更是聖言的巔峰；而聖母瑪利亞便是最佳的詮釋者。不過，吾人須接受全部聖經的教導，而不能偏廢其中某些部分。然而，最後，聖言畢竟是奧蹟，無法

¹ 取材自：Emanuela Ghini, "La Parola di Dio in Santa Teresa di Gesù", *Testimoni*, 9 Settembre 2014, pp.32~34.

爲人所完全瞭悟，我們必須在愛德中完成聖言的引導，並隨之得到聖神的各種恩寵。

一、聖女大德蘭與天主聖言

(一) 聖言救人脫離愚蠢

人有聖言的引領，就不致迷路，或東拜西拜。反之，當真信仰降低時，愚蠢的神業就會增加，因爲「真信仰要求空無、赤貧、細心；人之患，在於不清晰認識聖經的真理。人之言空洞無效，聖經的話卻是行動：既溫和，又有力，引人歸正，安慰人心。上主之言，是說也是做；刻在人心，就不會忘記」(自傳二五7)。

人若肯向天主聖言發問，聖言會答覆人的任何慾望。但聖言也是人追尋的目標，這一追求要求人投下功夫，接受困難。大德蘭指出：

「學問真偉大，因爲它教導人，光照人……引人到達聖經的真理，教我們作當作的事。求天主救我們別熱衷於那些愚蠢的神功！」(自傳十三16)

大德蘭不以略知天主聖言爲滿足，而常把她內心的經驗請教能光照她的學者：「……當我確知引用聖言的人深識文本，他所引用的話語確實令我折服……」(自傳四十1)。

(二) 必須接受全部聖經

大德蘭有一個很好的釋經原則，可用來推動女性的平等地

位，這也是她一生所關注的焦點。她曾寫道：「我懷疑保祿所寫的，婦女在集會中應當緘默（格前十四 34），或鐸二 5 所說的老婦要慎重、貞節、勤理家務、良善、服從丈夫，是天主原來的旨意……該知道，不可只顧聖經的一部分，而得審視全部聖經」（心聲 19）。

針對祈克果（S. Kierkegaard, 1813~1855）所指的「男人特有的一個迷信，認為他們比女人更聰明」，大德蘭以其女性的溫雅，卻也明察而堅定地，敢於提出不同看法，並重新解釋保祿的詞句，進而讀出天主聖言的寬闊宏大，卻不加以約束捆綁，因為天主有無上的自由。

對天主聖言的熱愛，使大德蘭敢肯定地自認：「我充滿信心，敢面對一切，用我的全部力量配合聖經所說的一切，連最微細的表達也不放過」（自傳四十二）。

（三）聖言教人悔改歸正

人之言空洞無效；聖經的話卻是行動：既溫和，又有力，終必實現，引人歸正，安慰人心。

「人的理智所發出的話是曖昧的，空想的，沒有天主之言的清澈明亮。人言本身不會生產什麼，而上主之言，是說也是做。上主的話刻在人心裡，就不能忘記。」（自傳廿五 7）

「即便是譴責的話，這些話剎那間，能改變人的良心傾向，給人心灌注溫存、光明、喜樂和平安；如果人處在

乾枯或不安中，他會感受到上主之言，像一隻手，把心中所有的惡果都趕走……。」（自傳廿五3）

（四）天主聖言是真理，傾注平安

聖言給人力量、給人信心。讓它在我們內心迴響，藉由誦讀它或記起它，或者像曠野中的教父們一再重複、口誦心維，天主的聖言就能給人平安。

「有時候，只須主向我說一句話，如『別怕！』（路八50），就使我感到心定神安」（自傳卅14），因為它說出了我們的真相。聖言是一面鏡子，啓示人的真情，說出人的限度，同時也指出人的無限可能。我們必須仔細觀賞聖言！誠如大德蘭所說：我們必須「在鏡子前看自己，因為這鏡子裡印著我們的肖像」（靈心城堡七2、7~8）。

（五）天主經 / 主禱文是聖言的巔峰

大德蘭指出，福音教人由渙散到集中，由邊緣到核心，因為天主聖言使人與真理 / 耶穌共融。福音要求人走的這一旅程固然艱辛，但非常值得一走：「我常喜愛福音中的話，這些話讓我收斂心神，勝過任何其他的好書」（全德之路卅五4）：

「這篇福音禱詞（天主經：瑪六7~13）意境高超，帶有大師的印章，每個人可按照他自己的需要加以運用。我本人發現，天主經用這麼少的話，概括了全部默觀生活和完備的人生，不得不稱道驚嘆不已（大德蘭所說的完備人生，是指人心各種慾望的滿足），我認為有了聖經，就不必有其他的書了。」

(全德之路三七 1)

(六) 聖言的謙卑詮釋者：瑪利亞

童貞女瑪利亞聽了天使的問候和解釋後，問道：「這怎麼可能？」天使回答她說：「聖神要來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」(路一 34~35)。這時，瑪利亞不再推敲，不再疑慮，她的高超信德告訴她，不必再問什麼，已沒有懷疑的餘地了。

大德蘭刻意防範理性主義者的姿態，她批判某些神學家「想把天主的奧秘放在他們的判斷之下」。她認為：

「必須低頭首肯我們沒有能力滲透天主的許多偉大，一如童貞女瑪利亞所表達的姿態……有些神學家卻不是這樣，他們判斷一切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釋一切，好像要用他們的學問，解釋天主的無窮偉大一樣。他們真該從聖童貞的謙虛學點東西了！」（天主聖愛思潮六 7）

(七) 天主聖言是奧蹟，超越世人

讀經中，尤其面對一些不懂的事理時，當知道天主願意讓我們領悟時，不需要我們的努力，只該以純樸的心予以接受。

聖言要求人予以勤讀以外，還要求人懷有極深的純正意向，要人不帶任何文化性質的成見接近它。不過，天主聖言終究是一大奧蹟，遠超過人的領悟。用來解釋聖經的詮釋學，是一個沒有盡頭的學問，因為天主聖言是無窮無盡的：

「面對一些不懂的事理時，比面對我們的小腦袋能把握的真理，更該感到驚訝。當天主願意給我們一份領悟時，

祂不需要我們一方面的任何努力……我們只該以簡單樸實的心予以接受，不必慌慌張張尋找那沒有給我們的。反而要高興，因為我們體會到主的一句話含有那麼多我們難懂的奧蹟。」（有關天主聖愛的思潮一 1~2）

但謙卑地面對天主聖言，不該妨礙我們親近聖言。因為天主向外發射的大仁大愛，給人開拓了感恩的大道：

「天主的愛一直覆蓋著我們，今日一如往昔，不論我們是好是壞，這令我驚訝不止。既然有這樣的大愛在此，那麼天主說的話，就不可能有所誇張了，因為祂所做的比祂所說的更多。」（天主聖愛思潮一 7）

（八）聖言在愛德中完成

靈性的詮釋帶來生命，而這一體驗確實使人滿足。但大德蘭從來不把與天主共融的喜樂，及她與基督死亡、復活的分享，當作她自己獨自享受的財產。她把一切都指向愛德，因為「受主恩惠越多的人，越會關心別人的急需」（天主聖愛思潮七 8）。

與天主親密交往的樂園裡，長著一棵十字架的樹。全部聖經都在講聖言成了血肉、活在人間的情況，祂在具體的歷史裡愛著男人、女人，為所有的弟兄服務，直至為他們犧牲性命：

「求禱以蘋果堅強我（歌二 5）！我把蘋果樹懂為十字架，耶穌的十字架帶領人去服務。我注意觀察過，受主恩惠越多的人，越會關心別人的急需，特別是那些精神上的急需。」（天主聖愛思潮七 8）

(九) 由聖言到聖神諸恩

聖言領導人獲得聖神諸恩寵；其中，愛德尤其出自於貧窮的、謙虛的人，他們同時也是大膽和滿懷希望的人。不過為了幫助精神上的急需，還須配備福音的各種要求：接近他人時，既深入又細膩，極富人文氣息，常笑臉迎人。

大德蘭把天主聖言聽入生命裡，從而學會了教宗本篤十六世曾說過的人文德操。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11 年的一次給伯鐸廣場的群衆講大德蘭的要理課時，曾歷數聖女的人文德操：和善、真誠、謙虛、學養、喜樂。這些人文德操，都是聖神賞賜的恩寵，而基督徒和所有的眞人都可以獲得。

貳、《靈心城堡》與「上善若水」

大德蘭帶領人會晤基督，除了受惠於天主聖言之外，從《靈心城堡》一書中，最令我感到驚奇的幾個特色之一，是她對天主所造的有形世界中之「水」的描述。她在「第四重住所」(城堡》二章 2 號)寫說：

「那些我所說的『享受天主的神味』，在另一處，我曾稱之為『寧靜的祈禱』。這是非常不同的一種經驗，妳們因天主的仁慈有所體驗的人，會明瞭這事。

為了更清楚地闡明，我們可仔細想想，有兩個水源，各有其灌滿水的石槽。為了說明一些靈修經驗，我找不到比水更適宜的東西；這是因我孤陋寡聞，又沒有幫得上忙的聰明，而我是這麼喜愛這個元素，致使我更留意地加以

觀察，超過觀察別的事物。這麼偉大又有智慧的天主創造的萬物中，必然充滿著能加惠於我們的秘密，凡領悟的人也必定受惠。雖然如此，我相信，天主創造的每個微小東西中，蘊含著許多我們尚未明瞭的秘密，即使是一隻螞蟻亦然。」（《城堡》62~63頁）

大德蘭沒有想到，在她以前二千多年，中國有個老子（604? ~531 BC）早已有過類似的觀察，寫在《道德經》第八章裡：

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（卑下之地），心善淵（沉寂），與善仁（施予重仁），言善信。正善治（正二政），事善能，動善時，夫唯不爭，故無尤（無怨尤）。」

老子和大德蘭對水的觀察，有一基本的共同處，就是水是在可見之物中最值得稱道的一種存在。但把他們二人對水的稱道略作比較，又會發現同中有異，異中有同。比如：

（一）上善，近道

老子和大德蘭都肯定水的地位：「上善若水」，因為水利萬物，處於大家所不喜歡的地方，所以最接近道。而水的特徵（利萬物，處惡地），這些也是大德蘭說的。

但是水的地位為何那樣高（上善，近道），老子似未交代；大德蘭則把道（Logos）懂成耶穌基督，他利衆生，甘居貧，所以最好（上善），不僅近道，而且本身即是道（天主子、聖言、道路）。不過另一方面，《道德經》的這些說法，能順理成章地用天啓加

以解釋、提升，確實是天主啓示容易在華夏文化裡落地生根的一個明證。

(二) 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

這四句話屬倫理道德範疇，大德蘭會欣賞這些話，不過她憑著啓示和信德，在耶穌身上看到這些德操的具體實現和神格化的昇華：

- 「卑下之地」是掏空自己的謙以自牧；
- 「沉寂」是沉浸祈禱；
- 「施予重仁」是愛人如己；
- 「言善信」是信守盟約。

其中的後兩句，是講政治功用、行事能力、行動合時，及與世無爭。這些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大方向，老子說得有理；但《靈心城堡》則不直接談論，因為它談的是靈修，且是給一群隱修女們的談話，所以不講政治，也不直談社會問題。

但其實，隱修院的修身很像儒家《大學》所諭：「物格而後知致，知致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」。隱修士不管天下事，卻影響天下，大德蘭如是想。

(三) 永生之水

再回來談水。大德蘭不知道《道德經》有關「上善若水」的說法，也沒有把她對水的觀察和深切體驗，用聖經予以證實；但其實，聖經中，無論舊約新約，對水都有豐富和深刻的記述，

尤其是《若望福音》，把水的功用和力道說得登峰造極：

- 若翰以水施洗，耶穌以聖神施洗（參：若一 33）；
- 初行奇蹟，變水為酒（參：若二 1~11）；
- 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，不能進天主的國（參：若三 5）；
- 「喝這井水的人還會再渴，但人若喝了我給的水，就永遠不再渴。因為我將要賜給人的水，會在人心中成為源源不絕的水泉，湧流到永生」（參：若四 13~14）；
- 耶穌在水池旁治好一名卅八年的癱子（參：若五 2~15）；
- 耶穌步行水面（參：若六 16~21）
- 「誰若渴，到我這裡來；信我的人，喝吧！如同經上說：從他的懷中要湧出活水成河」（參：若七 37~38）；
- 瞎子聽耶穌的話，到史羅亞水池洗了，就看見了（參：若九 1~11）；
- 耶穌為門徒洗腳（參：若十三 4~20）；
- 「有一個士兵用長矛刺入祂的肋旁，立刻流出了血和水」（若十九 34）。

由上可知，《若望福音》的第一部分（前十二章），除了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之外，都講到水。而第二部分（十三~廿一章）只有兩處提及水，但都有極豐富的象徵意義。在此，可把《若望壹書》的「救恩史綱要」連接上去：

「耶穌基督到世上是藉著洗禮的水和犧牲的血；不僅僅用水，而是用水和血。聖靈也親自見證這是眞的，因為聖靈就是真理。聖靈、水和血三者都作證，而三者都一致。」

既然我們接受人的見證，上帝的見證當然更有效力，而這見證是上帝為他兒子所作的。所以，誰信上帝的兒子，誰心裡就有這見證；誰不信上帝，就是把上帝當作撒謊的，因為他不信上帝曾經為他的兒子作見證。這見證就是：上帝賜給我們永恆的生命，而這生命的源頭是他的兒子。誰有上帝的兒子，誰就有這生命；誰沒有上帝的兒子，就沒有這生命。」（若壹五 6~12，現代中文譯本）

我把若壹五 6~12 稱為「救恩史大綱」，並引用聖經公會出版的現代中文譯本，因為這篇中譯文把水、血、聖神、見證；天主、天主子、父的見證、人的信或不信；永恆生命，子是源頭，誰有聖子，就有生命等，這些救恩的關鍵性真理都涵蓋在內了。

把這七節經句都抄在這裡，因為《靈心城堡》最後一部分，講到必須透過耶穌的人性進入天主的最深奧秘時，全是若壹五 6~12 所要說的。正因大德蘭沒有引用這段聖經，她在靈修生活中所得的靈感合乎若望傳統，更引人佩服。

《靈心城堡》的第四重住所說到「上善若水」、第七重住所力言耶穌是到達天主的唯一道路，這正像《若望壹書》中說的，不僅是水，還是血，還有聖神。水和血是耶穌的救恩，聖神陪同耶穌完成救恩，天父為耶穌作證。大德蘭所寫的，是她對這救恩之路的親身體驗。